

岳阳县一中为何状告“跳楼证清白”的学生

——国内学生跳楼事件频发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

今日女报/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

刚刚年满18岁的胡昕(化名)怎么也想不通:老师怎就如此“坚决”地认定他晚自习后离开宿舍一定是“想结伴去上网”,逼得自己百口莫辩之下只能“以跳楼证清白”?如今落得个终身残疾的自己明明应该是受害者吧,没想到反被推向了法庭的被告席……

而胡昕曾就读的学校——岳阳县一中却认为己方“一点责任都没有”:按校纪校规管理、处罚违纪学生,何错之有?与其被学生家长“胡搅蛮缠”,不如就请法律来做出公正裁决!

10月30日,岳阳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这桩案件,让两年前发生在岳阳县一中的一起学生跳楼事件再次发酵,也在当地掀起了不小的舆论波澜。近日,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赶赴当地,面对面地听取了原、被告双方各自的不平与申诉。

“学生跳楼”这一相同自残方式的案例近年来颇为高发,经由各地媒体报道后,频频刺痛人们的眼球以及社会的公共神经。那么,透过发生在岳阳县的这起事件,家长、学校、社会能否各自反思出一些经验与教训来,在孩子们长成“参天大树”前给予他们更为妥善周全的呵护呢?

1/跳楼的儿子成被告,父亲变卖耕牛应诉

听说“老胡”打算卖牛,村里人都有些诧异——要知道岳阳市君山区许市镇幸福村地处偏远山区,耕牛可是山里人种地的必备“工具”,而今胡信仁却对外发布消息,称要把家中唯一的耕牛给卖了。

11月5日,又有买家给胡信仁打来电话,想上门“验货”。虽然之前买家来过好几拨,但每次都是因为价格谈不拢而买卖不成。胡信仁卖牛有条价格底线:低于1万元,坚决不卖!

比之前几次议价顺利的是,这次来的买家不但给价很爽快,说的话也很暖心:“要不是真遇到难处了,这样年壮的牛,谁家舍得卖啊!”

这话戳中了胡信仁的痛处,他确实是遇上了非常棘手的事。就在不久前,胡信仁正在岳阳市某中学读高三的儿子胡昕,被曾经的母校——岳阳县一中告上了法庭。接到法院传票时,胡信仁简直不敢置信:“明明我儿子才是受害者,怎么就成了被告呢?”

为迎接这场官司,已经“家徒四壁”的胡信仁,不得不卖掉家中仅存的“值钱货”耕牛,以应对“有可能的开支”。

据胡信仁告诉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,自家与岳阳县一中的“恩怨”,缘于儿子胡昕两年前在该校念书时“被老师冤枉‘熄灯后想偷偷溜出去上网’,并多次威逼他认错和检讨,导致他欲以跳楼来寻求‘解脱’”——当时尚未成年的胡昕,自此落下了终身残疾。

2013年11月6日晚,年轻的胡昕一瘸一拐地走进记者的视线,回忆起事发的详细经过。



刚满18岁就走入法院并站上被告席,胡昕称自己感慨良多。摄影:李巍松

2/少年不堪忍受的怀疑:我没想溜出去上网,更没有同伙!

胡昕告诉记者,2011年12月21日晚9时40分许,当时正就读于岳阳县一中高二年级340班的自己因为内急,一下晚自习便直奔宿舍卫生间,等到临睡前准备用热水泡泡脚时才发现,之前打好开水的热水瓶被落在了开水房,于是出门去找。

“我离开宿舍时还没熄灯,刚到宿舍楼下,灯就熄灭了。”对于当晚发生的每一个细节,胡昕都记忆犹新。

就在这时,耳边传来执勤老师的一声断喝:“你们在干什么?!”胡昕一侧头才发现,除他之外,身后十多米远处还有一个人影。而这个人影在听到老师的声音后,一闪就不见了。

认为自己“并没有做什么违纪之事”的胡昕,选择主动走向喊话的执勤老师葛俊说明情况。

随后,胡昕被带到宿管员办公室。“宿管员梁显清看到我后,几乎肯定地说我是想去上网,并要我交代同伙。”胡昕说,他反复辩称自己不是去上网,而是去找开水瓶,但现场没人相信他的话。宿管员梁显清甚至强行命令他掏出口袋里的所有东西,他照做后,被宿管员发现了一张写有QQ号码的纸条。

关于胡昕被执勤老师“抓获”的过程和细节,2013年11月7日下午,接受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采访的岳阳县一中副校长郭光前基本认可,但郭校长觉得,事发地与“拿开水瓶”之说在“路程和方向上都有问题”,并且,“后来老师查寝时,还发现胡昕把枕头放在被子下面,伪装成有人睡觉的样子”。不过,郭校长也承认,这些都“不能算作是判定胡昕想去上网的直接证据”。

“宿管员看到QQ号码后,认为我不诚实,当时就发了脾气,要我承认想去上网,并把逃走的那个学生的姓名说出来。”当晚,遭到胡昕的一再否认后,执勤人员开始逐层逐间宿舍地查寝。可查寝的结果是,除胡昕未按时就寝外,其他的学生都身在宿舍。

“按正常的处理方式,既然‘想去上网’只是怀疑,所谓‘同伙’也没有任何根据,教育一下学生就可以了。”这是当地一名全程旁听了10月30日庭审过程的资深媒体人的看法。

可当晚的执勤老师不这么想。“三四个人把我围在宿管员办公室,逼我承认是准备去上网,还说‘什么时候交出同伙才能去睡觉’。”胡昕称,这一过程持续了“近两个小时”,“后

来由于实在太晚,老师就让我先去睡觉,明天再‘把同伙交出来’。”而胡昕所说的这些细节,在学校提供给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的一份“胡昕受伤情况说明”以及记者对郭光前副校长的采访中,基本得到了印证。

回宿舍后,胡昕仍以为“这是件非常简单的事”:“我还想,明天一定要配合好老师,把事情搞清楚。”

次日一早,即2011年12月22日早上,胡昕去到教室准备自习时,被班主任老师徐小刚(化名)喊到了位于三楼的教师办公室。随后,年级主任周灏也赶来,要胡昕“继续交代昨晚没有交代完的问题”。

这次,胡昕仍一再申辩自己“就是去找开水瓶的,根本就没有同伙,对当时身后的人没看清楚也不认识”。

早自习时间很快过去,“周主任对我说:‘你先去吃早饭,饭后再到办公室来,什么时候承认去上网并说出同伙姓名,就什么时候进教室上课。’”

直到这时胡昕才意识到,这并不是件“简单的事情”了,“完全超出了自己的处理能力”。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,胡昕决定,“回家喊父母”。

3/老师手机彩铃惹争议

胡昕家位于岳阳市君山区,离学校有近百公里,必须先打车到岳阳市,再从岳阳市转车。可胡昕刚乘车来到岳阳市汽车站,便遇见了在此等候他的伯伯胡建国。胡建国告诉胡昕,他的父母也正往这边赶——原来,班主任徐小刚发现胡昕不在办公室和教室后,便打电话给了胡昕的父亲胡信仁。

“老师说我儿子跑了!”胡信仁说,听班主任简述情况后,他当即放下农活,和妻子邓小芝一起往学校赶。“我当时虽然很着急,但坚信儿子不会跑到其他地方去,于是叫我哥到车站等,肯定能够等到。”

在胡信仁眼中,儿子胡昕一直以来非常听话,成绩虽不是特别优秀,但也算得上品学兼优。而副校长郭光前对胡昕的评价是“成绩中等,性格有些内向甚至孤僻”,但郭光前也承认,“之前确实未发现胡昕有任何违纪的现象”。在胡信仁出示的一叠奖状中,记者看到,就在事发前不久,胡昕还因为“学习表现突出”被评为“一周之星”。

一家人在岳阳市汽车站汇合后,马上转车前往岳阳县一中。途中,胡昕反复向父母强调自己“没有去上网的想法,更没有什么同伙”。

“我当时也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,只要他向老师认个错,我们大人再帮着说说好话就可以了。”胡信仁称,车上,他还一直这么安慰儿子。

途中有个细节,让胡信仁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有些蹊跷:“我给徐老师打电话时,发现对方的铃声相比半小时前有了变化,变成‘快过年了,你要送我大大的红包哟’。我还跟儿子说,怎么徐老师换了个这样的铃声……”当时,由于急着赶往学校,胡信仁并没有多想太多。而这件事,让妻子邓小芝之后多次抱怨他脑子不开窍——在邓小芝看来,“这很明显就是老师暗示我们送礼呀!”

关于胡家提到的“索红包手机铃声”,郭光前对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解释:“事后我问过徐老师,徐老师没承认,只说是设置了一个类似‘恭喜发财’的铃声。”

而这个细节,又让胡昕联想起之前的另一件事:就在他刚进高二时,曾被徐小刚单独找去谈话,“老师对我说,学校里也有过农村来的孩子考上清华北大的先例……我当时想都不敢想,因为我成绩只是中等,而整个学校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也只是凤毛麟角。”胡昕称,那次,徐老师在鼓励自己努力读书的同时,还反复叮嘱他“要告诉父母配合、支持老师的工作”,但“压根不知道如何让父母‘配合、支持老师工作’”的胡昕,甚至都没有向父母提起这事。

接下来的期中考试,胡昕也觉得有点蹊跷,他的年级排名前进了130多名,可“(班主任)老师不但没有表扬我,还怀疑我抄袭别人的作业,多次批评我。”

(下转 A04 版)

Style 环保墙布
香港思黛尔

本版由香港思黛尔墙布特约刊登
咨询热线:400-8731-999